



長短經卷第五

七雄畧第十八

霸紀中

臣聞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獨理蓄重
 不可以自守故劃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親踈相鎮所
 以閑盛衰也昔周監二代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
 十五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召相其治衰
 則五伯扶其弱所以夾輔王室左右厥世此三聖制法
 之意文武周公為三聖然後下之典弊於尾大自幽平
 之後始以陵夷爵祿多出於陪臣征伐不由于天子吳

并于越 越王句踐敗吳欲遷吳王於滂東與百家君之
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頌死越王滅吳晉分
為三晉穆公六年卒六卿欲弱公室遂以法盡滅羊舌
氏之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以其子為大夫晉益
弱六卿皆大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智
伯盡分其地至烈公十九年周威王賜趙魏韓皆命為
諸侯晉遂滅鄭無於韓鄭桓公者周厲王少子也幽王
以為司徒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子安逃死乎太史伯
曰獨有維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如對曰地近

魏節魏節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
愛公請試居之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竟國之至後
世君乙為韓哀侯所滅并其國鄭遂亡魯滅于楚魯頃
公二年楚考烈王滅魯頃公亡遷于下邑為家人魯
遂絕海內無主四十餘年而為戰國矣秦據勢勝之地
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山東患之蘇秦洛陽人也合諸
侯之縱從以賓秦張儀魏人也破諸侯之縱以連橫此縱
橫之所起也議曰易梅先王建萬國而親諸侯孔子作
春秋為後世法訖世鄉不改制世侯由是觀之諸侯之

制所從來上矣荀悅曰封建諸侯各世其位欲使視人如子愛國如家置賢知大夫考績黜陟使有分土而無分人而王者摠其一統以御其政故有暴于其國者則人叛人叛于下誅加于上是以計利思害勸賞畏威各竟其力而無亂心天子失道則侯伯正之王室微弱則犬國輔之雖無道不虐于天下此所以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人者也曹元首曰先王知獨理之不能久故與人共理之知獨守之不能固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兼

并路塞逆節不生也陸士衡曰夫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為己存乎利人夫然則南面之君各矜其治九服之人知有定主上之子愛于是乎生下之體信于是乎結世治足以敷風道衰足以禦暴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以寄霸王之志蓋三道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夫興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存乎其人愿法期于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也及之制弊于強禦厚下之典漏于末折侵浸弱之豐盡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所謂末火必折尾大

難掉此建侯之弊也。蘓秦初合縱至燕，周武定宸封邵
公于燕，與六國並稱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
東北有胡林，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崞池，易水地方
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
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粟粟之利，民雖不田作而足
于東粟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
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所以不犯寇，被
甲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
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

原，過代上谷，今易州也。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
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
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於東垣矣。渡呼池，涉
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于
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于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
患，而重于千里之外，計無過于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
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事矣。燕文侯許之。樂毅獻
書于燕王曰：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者稱之
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不能合弱而如一，是山東

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軍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
二人五人而車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二
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則智固不如軍士
矣胡与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通同舟而濟秦之
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吳越之人矣三物者
人之所能為一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
也願大王孰慮之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
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
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民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臣

竊為大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秦約成韓梁之西邊山
東不能為此必皆亡矣燕果以兵南合三晉趙將伐
燕燕代為燕說趙王曰今者臣從外來過水見蚌方出
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必
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
鷸兩者不肯相捨漁父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三趙
久相支以弊其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大王孰計
之趙王乃止齊宣王因燕衰伐燕取十城燕易王謂燕
秦曰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秦曰請為王取之遂如齊

現齊王拜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
 蘓秦曰臣聞飢人之所以飢而不為喙者為其偷充腹
 而與死人同患也今燕雖小弱即秦王之女婿也大王
 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
 推其後是食為喙之類齊王曰狀則奈何蘓秦曰臣聞
 古之善制事者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大王誠能聽
 臣歸燕十城燕必大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
 城亦必喜此所謂弃仇讐而結碩友也齊王曰善於是
 歸燕之十城蘇秦如趙趙之先與秦同祖周繆王使造

父御破徐偃王乃使造父以趙城趙氏為晉卿也說趙
 肅侯曰臣竊為君計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民為
 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
 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
 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君誠能聽
 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
 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
 可受封侯夫割地包利邑五伯之所以覆軍擒將而求也
 封侯貴戚湯武所以放執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

此臣之所為君願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苞周
則趙自銷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
守山東則必舉兵而向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蕃吾則
兵必戰于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危也當今之時
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
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
河北有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
趙然而秦不敢舉兵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
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名山大川

之險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
于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
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
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
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
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
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
以冥之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
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西面而攻

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
破於人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
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子成則高臺榭美宮室
聽笙竽之音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
以秦權恐懼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熟計之臣聞明主
絕疑去說屏辱流言之迹朋黨之門故尊主強兵之臣得
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若一韓魏齊楚燕趙從
親以叛秦合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
而盟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

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
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
守成臯魏塞其糧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
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今之滄州也
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
魏軍河外齊涉清河今貝州也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
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則
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
成矣趙王曰善秦既破趙長平軍遂圍邯鄲趙人震恐

東徙乃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
 守曰然又欲國即郭守曰然代曰越趙亡則秦王矣夫武
 安君所謂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取鄢郢漢中北
 擒馬服之軍雖周呂望之功不益于此趙亡即秦王
 矣以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欲無為之下固不
 得矣秦攻韓圍邢立困上黨上黨之人皆歸趙不樂為
 秦人之日久矣今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
 君之所得無慮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
 之功也于是應侯言于秦王曰秦兵疲勞請許韓趙之

君割地以和秦既罷兵趙王使趙赦約事秦欲割亦城
 而與之虞卿謂王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其力尚能
 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吾無餘力矣必以倦歸
 耳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割其
 力之所不能守以送之是助秦自攻耳來年秦復求割
 地王將與之乎弗與則弃前功而兆後禍也與之則無
 地以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善守今聽秦之兵不弊
 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秦強秦之強而割愈弱其
 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

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王計未定樓緩從秦
來王以問之緩曰不如與之虞卿曰臣言勿與非固勿
與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以六城賂齊秦之深讐
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德王不待辭之畢
也則王失之于齊取償于秦而齊趙之深讐仇可以報矣
且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于境秦之重
賂必至于趙而反請和于王秦既請和韓魏聞之必盡
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于王則是王一舉而得三國
之親而秦益危矣趙王曰善即遣虞卿東見濟王與之

謀秦虞卿未及發而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
秦圍趙王使平原君入楚從親而請兵救平原君之楚
見楚王說以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乃按劍歷
階而上謂平原君曰總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
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與汝君言汝何
為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遇遂者以楚國之眾
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王之命懸于遂之
手矣吾君在前此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立
為天子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

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強天下望北而不能
 當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與師以與楚戰一戰
 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代
 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耻焉今合縱者為楚不為趙
 也楚王曰苟如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楚于是遂出
 兵救趙之孝成王時秦圍邯鄲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
 魏兵王使晉鄙救趙畏秦止于湯陰不進魏使客將軍
 新垣衍間入邯鄲令趙帝秦此時魯連適趙會秦圍
 邯鄲聞魏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

梁新垣衍安在五請為君責曰是而歸
 之平原君曰

介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君居此圍城
 之中皆有求于平原君也今規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
 平原君也曷為久居圍城之中而不去乎魯連曰世以
 鮑焦為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眾人不知為一耳彼秦
 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推使其上虜使其下被即肆
 然而為帝過而遂攻于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
 不忍為之人也所以見將軍者欲以助趙衍曰先生助
 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
 矣衍曰燕則為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即吾乃梁人也先

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觀秦稱帝之害故耳使
 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
 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之
 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
 往周怒赴于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
 後至則斲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
 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被天子固然
 其無足恠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
 寧力不足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連曰嗚呼梁之比秦

若僕耶衍曰然魯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衍愕然
 曰亦秦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
 魯連曰固也待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
 九侯有子而好故獻之紂以為醜醢九侯鄂侯
 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
 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冒為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
 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御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
 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大牢待子君夷維子
 曰安以取禮而來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

舍紉管籥揖衽袍机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若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內不得入于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設几北面于南方然得天子南面弔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于鄒魯之大夫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禭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鄒魯鄒魯之臣不果內今秦萬乘之國也梁六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觀其一戰而勝遂欲從而帝之則且交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

其所不肖而与其所賢奪其所憎而与其所愛又將使其子女諛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將軍又何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為韓退軍五十里蘇秦如韓韓之先与周同姓事晉得封于韓為韓氏後周烈王賜韓侯得列為諸侯也說韓宣王曰韓北有鞏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版^版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洞曾近者摘掩心韓之

劍戟則寵泉太阿皆陸浙牛馬水截鴻鵠夫以韓卒之
 勁与大王之賢乃西面而事秦交臂而服焉盖社稷而
 為天下笑無大于此者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無
 事秦事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
 與之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夫大
 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
 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
 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于
 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

為大王羞之韓王勃然作色按劍太息曰寡人雖不肖
 不能事秦從之韓攻宋秦大怒曰吾愛宋韓氏与吾交
 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秦為韓說秦王曰韓氏之攻宋
 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必西面
 而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氏
 之所以禱于秦也韓惠王聞秦好事欲罷其人無令東
 伐乃使水士水鄭國來問秦說秦王令鑿涇水以溉田中
 作而覺欲誅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
 臣謂韓延數年命為秦開萬代之利也王從之蘇秦如

魏魏之先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武王伐紂封高公于畢以為姓畢萬車晉獻公獻公封萬于魏以為大夫後周烈王賜魏俱得為諸侯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東有淮潁莫東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水卷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曾無芻牧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殷：若有三軍之衆魏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戰幣卒三千擒夫差于干遂武王

卒三千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倉頭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此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于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虜矣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綿：不絕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未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

心併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
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謹奉教虞卿說春申君曰伐
燕以定身封春申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即魏齊新惡
楚雖欲攻燕將何道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虞卿遂
如魏謂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
曰何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
曰今謂馬力多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
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
關兵于燕則豈楚之任哉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弊楚

也弊楚即強魏其于王熟便魏王曰善從之蘓秦如齊
齊有太公望呂尚者事周為文武師謀伐紂武王已平商
封尚父子齊營丘也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
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四塞之國也臨菑甚富而實
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蹴鞠者
者也臨菑之途車轂擊人摩肩連袂成帷舉袂成幕揮
汗成雨家隱人足志氣高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
天下莫能當也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
之所以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相當不出十

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定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
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也是故韓魏
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
陪韓魏之地過衛晉陽之道經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
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
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是故洞疑虛囑驗於而不敢進夫不料秦之無奈齊何也而欲西面事之是}過也今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故願大王少
留意計之齊王曰善蘇秦說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也
天下者憂約結而喜生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
也故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

之夫駑馬女子之筋骨力勁非賢于騏驥孟賁也何則
後起之藉也臣聞戰攻之道于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
之堂上雖有閭闔吳起之將擒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
樽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于席上故鐘鼓箏瑟之音不
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
而致也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天下而
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耶昔魏
王擁兵千里帶甲三十萬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
秦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衛鞅謀于秦王曰王何不

使臣見魏王則臣必請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
曰大王之功大矣今行于天下矣所從十二諸侯非宋
衛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笞使也不是以王
天下不若此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
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之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
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善之故
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游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
也而魏王處之于是齊楚怒諸侯奔齊人伐魏殺太
子覆其十萬之軍是時秦王拱手受河西之地故衛鞅

始与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而魏將已擒于齊矣衛魯
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
擒梓戶內拔城于樽俎之間折衝于席上者也楚懷王
使柱國昭陽將兵伐魏得八城又移兵攻齊之湣王患
之陳軫曰王勿憂也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於軍再拜
賀戰勝之功起而請曰敢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
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貴于此
者何等也曰唯有令尹耳軫曰令尹貴耳非置兩令尹
也臣竊為君譬之可乎楚有祠者賜其同舍人酒一卮

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
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
右手畫地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復成奪其卮
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乎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
亡其酒今公攻魏破軍掎殺得八城而又移兵攻齊
畏公甚以此名君足矣冠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
不知止身且死爵且歸猶為蛇足者也昭陽以為然引
軍而去蘓秦如楚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帝寧高辛時為
火正命曰祝融其後苗裔周文王當周成王時舉文

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蠻以子男之田姓芊氏
甚得江漢間人和至熊通使之隨人之周請尊其號周
不聽熊通怒乃自立為武王也說威王曰楚天下之強
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
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
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
強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西面而事秦則諸侯
莫不西面而朝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之強則
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

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也故願大王熟計之大王誠能聽臣之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勵兵在大王所用之故縱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令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狼虎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

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楚王曰善謹奉社稷以從楚襄王既與秦和慮秦無患乃與四子專為淫侈莊辛諫不聽辛去趙後秦果舉鄢郢襄王乃徵辛而謝之莊辛曰臣聞鄙諺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湯武以百里而王桀紂以天下而亡今楚國雖小絕長補短猶以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挽啄蜚蠊而食之承白露而飲之自以為

無患與人無爭也事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銚膠絲加
已乎四俛之上而下為螻蟻之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
因是以俯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
人無爭事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捫丸以其類而籀
畫棲乎茂樹夕調乎酸醎黃雀其小者也蔡靈侯因是
以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
左枕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驅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
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命于靈乎宣王繫己以朱絲而
見之也蔡靈侯事其小者也君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

侯飯封祿之粟載而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
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龜澠
塞之內而投己于澠塞之外襄王聞之身體戰慄乃執
珪而授莊辛與之謀秦復取淮北之地楚人有以弱弓微
徽加歸鴈之上楚襄王召問之乃對以秦燕趙魏為烏
以激怒王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
今以匹夫尚有報萬乘子胥白公是也今以楚之地方
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踴躍于中野而坐受伏焉臣竊
為大王勿取襄王遂復為縱約伐秦六國既合縱從蘇秦

為縱約長北報趙：肅侯封秦為武安君乃投縱約書

于秦：不敢闕兵函谷十五餘年張儀為秦連衡秦欲

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乃來

說魏王說魏王曰秦孝公時公孫鞅請伐魏曰魏居嶺

阨之間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則西

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賢聖國賴以盛宜及此時伐

魏：一不友秦必東徙東徙則據山河之固東向以制諸

侯此帝業也自是之後魏果去安邑徙都大梁魏地方

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

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

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

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大梁

今汴州是也梁南與楚不與齊：攻其東：與齊不與

趙：攻其北不合于韓則韓攻其西不親于楚則楚攻

其南北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諸侯之為縱者將以

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為縱者一天下約為昆弟

同父母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

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蘓秦之謀其不可

成亦以明矣大王不事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燕酸
東刻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梁不北梁不北則
縱道絕從縱道絕則大王之國欲無危不可得也秦折韓
而攻梁韓恃于秦：韓為一梁之亡立可須也此臣之
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
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大王
不聽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也且夫從
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之業是故天
下之遊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瞑目切齒以言縱從之便以

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帝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
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審計定議魏王
于是信縱從約而請成于秦 范雎說秦昭王曰夫穰侯越
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不足以傷齊多出師
則害于秦也其于計疎矣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
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者豈齊不欲得地哉
形所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落與師伐之士辱兵頓
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破楚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
而資盜糧也王不若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

則王之尺今釋近而攻遠不亦謬乎昔者中山之國五
 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爭今
 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王若欲霸中國而為天
 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強則附楚、趙皆附齊
 亦惧矣齊附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已附則韓魏固可
 慮也王曰善乃拜睢為客卿謀兵事伐魏拔懷及邢丘
 齊楚來伐魏、王使人求救于秦冠蓋相望而秦救不
 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王曰老臣請西說秦
 王令兵先臣出王再拜遣之唐睢到秦入見秦王秦王

曰丈人芒然而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
 人知魏之急也唐睢曰大王知魏之急而救兵不發臣
 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萬乘之國也所以西面
 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強足
 以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于魏邠而秦救不發亦將賴
 其未急也使之而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當奚救焉必
 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之藩魏而強三勁之齊楚則
 王何利焉于是秦王遽發兵救魏張儀說楚懷王曰秦
 平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范雎說秦

昭王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有涇
 渭右隴蜀左閬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
 則入守此王者之地民怯于私聞勇于公戰此王者之
 人王并此二者而有之以當諸侯譬如放寒盧而捕蹇
 兔也虎賁之士百有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
 令既明士卒安樂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
 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矣且夫為
 縱者無以異驅群羊而攻猛虎之之與羊不格明矣今
 王不與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

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相爭其勢不兩立大王
 不與秦之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兵河東成臯
 韓必入臣則梁亦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攻其北社
 稷安得無危臣聞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
 持久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于汶山浮江而下至楚
 三千餘里舫舟載卒一載舫五千人日行三百里數雖
 多然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矣扞關驚則
 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也秦舉甲出
 武關南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

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
夫待弱國之救忘強秦之禍此臣為大王患也大王嘗
與吳人戰五戰而勝陳卒盡矣編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
功大者易危而人弊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
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凡天下而以信約縱親相堅者
蘇秦封為武安君也蘇秦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齊破
齊而分其地乃佯為有罪出走入齊王因受而相之
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于市夫以一詐偽之
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

楚接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請使秦太
子入質于楚太子入質與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
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
無相攻臣以為計無便于此者楚王乃與秦從親白起
將兵來伐楚襄王使黃歇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于
秦楚今側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而鴛鴦受
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
也智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三垂此
從生人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繼

攻伐之心肥仁義之德則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
 王若負人徒之衆挾兵革之強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
 恐其有患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孤涉水濡
 其尾此言始之易而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耶智伯見
 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王見伐齊之便而不知
 于遂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于前而易患于
 後也今王始^始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為
 王慮而不取也王無重世之德于韓魏而有累世之怨
 焉夫韓魏父兄子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將十世矣^身自首

分離暴骸草澤者相望于境係頸束手為群虜者相望^及
 于路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信之與兵攻
 楚不亦過乎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合為一以臨韓
 韓必斂手王施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
 內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之人寒心許鄢夷陵嬰
 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是魏六為關內侯矣王善
 楚而關內侯兩萬乘之主注地于齊右壤可拱手而
 取也然後危重燕趙搖蕩齊楚此四國者不待戰而服
 也秦王曰善止不伐楚項襄王謀與齊韓連和因欲

圖周赧王使臣武公說楚相昭子昭子曰乃圖周則無
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對曰夫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
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
足以勦兵雖攻之不足以尊名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
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則祭器在焉
欲器之至而忘殺君之亂今韓以器之楚臣恐天下以
器讐楚于是楚計輟不行秦武王使擣里疾以車百乘
入周君迎之甚敬楚王讓周以其重秦客也遊勝為
周謂楚王曰昔者智伯欲伐仇猶遺大鐘載以廣車因

隨之以兵仇猶卒已無備故也齊桓公之伐蔡也號曰
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者虎狼之國有獨吞天下之心使
擣里子疾以車百乘入周君懼焉以蔡仇猶為戒故
使長兵居前短弩居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
無憂國哉恐一旦國亡而憂大王也楚王乃悅楚襄王
有疾太子質于秦不得歸黃歇說秦相應侯曰今楚王
疾恐不起秦不如歸太子太子即位其事秦必謹若不
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失一國而
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慮之應侯為言於秦王

不肯乃適也張儀如韓說韓宣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地方不過九百里無二年之食料大王之卒悉舉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今秦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號詢科頭貫頤奮戟者不可勝數山東被甲蒙冑以會戰秦指甲徒褐以趨敵左挈人頭而挾生虜秦逐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輕重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諸侯不料地之弱食之寡而聽縱人之甘言好辯比周以相飾誑誤其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之下甲據宜陽斷韓之地東取

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之所弱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于楚也其勢然也今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悅秦計無便于此者宣王聽之范雎說秦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譬如木之有蠹人之有腹心病也天下無變則已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于韓乎王何不收韓王曰吾固欲收韓之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不聽王若下兵攻滎陽則成臯之

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韓必見危亡矣安得不聽若聽則霸事固可慮矣王曰善乃從之張儀說齊湣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然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過百代之利縱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強趙南有韓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眾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也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臣聞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破亡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

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効河外趙入朝歌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苗即墨非王有也國一旦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許之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燕；將懼誅而保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以矢射城中遺燕將軍曰吾聞之智者不信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君

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
 威不信于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
 者不再計勇者不再怯都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
 時也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城陽魏攻平陵
 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城陽之害小不若得濟北之
 利大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
 之勢成則楚國之形危且前弃南面陽折右壤存濟北計
 猶且為之也今楚魏交兵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
 兵不失無天下規與聊城軍據暮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

能得也齊之必決于聊公無再計彼燕王大亂上下迷
 惑粟腹以百萬之衆五折于外萬乘之國被圍于趙壤
 削主因為天下笑國弊禍多人無所歸今又以弊聊之
 人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士炊骨士
 無反外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功也能見於天下矣故為
 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軍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
 見公如見父母攘臂而議于世公業可明也意者對燕
 棄世東遊于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于陶衛世々稱孤
 此六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願公察之熟計而審處一

焉且吾聞之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成
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
也束縛桎梏辱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世主不臣使管
仲終窮有抑而不出不免為辱人賤行然而管子弃三
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名高天下光
照隣國曾沫為魯君將三戰而喪地千里使曹子計不
顧後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擒將曹子以一劍之任
叔桓公于壇位之上顏色不交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
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名傳後世若此二公非不能行

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
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政業与三王爭流名与天壤
相弊也公其圖之燕將得書曰敬聞命矣遂自刎昔雍
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
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古富而今貧擯
壓窮巷不及交四隣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諛離謗
怨結而不得伸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他
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為都
入用窟穴為家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錫

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
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闔
洞房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韶諷在側揚激楚舞鄭妾
流聲以娛耳綵色以溢目水嬉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釣
乎不測之淵也野遊則登乎平原馳廣園強弩下高鳥
勇士格猛獸置酒設樂沉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
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不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
雍門周曰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
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縱從即衡橫

縱從成則楚王衡橫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教弱薛猶
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天道
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
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坟墓荆棘狐狸穴其中遊兒
牧豎躡躅其土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之尊貴亦
猶若是乎于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垂睫而交下雍門
周引琴而彈之孟嘗君遂歔歔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
聞若亡國之人也張儀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効愚
于大王大王收天下以賓秦之兵不敢出函谷關是大

王^過之威行于山東弊邑恐懼伏繕甲勵兵唯大王有意督^過遇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忿怒之日久矣今有弊甲凋兵軍于澠池願渡河據蕃吾會戰却却之下以甲子合戰以征殷紂之事故使臣先以聞于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榮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自令車裂于市夫天下之不可混一齊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

臂而與人閉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軍其一軍塞于道告齊使與師澠池軍于却却之東一軍于成皋驅韓梁軍于河外一軍于

澠池約四國而攻趙服勝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于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于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約請按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肅侯許之武安君破趙長平軍降其卒四十餘萬皆坑之進圍却却而軍糧不屬乃遣衛先生言於秦昭王曰趙國方倍常山之險而左帶河障之阻有代馬車騎之利民人氣勇好習兵戰常會諸侯而一約為之從長明

秦不弱則六國必滅秦所以未得志于天下者趙之為
患也今賴大王之靈趙軍破于長平其信臣銳卒莫不
畢命邯鄲虛空百郡震怖士民咸怨其主誠以此時遣
轉輸給足軍糧滅趙必矣滅趙以威諸侯天下可定而
王業成矣秦王欲許之應侯如其功不欲使成言于秦
王曰秦雖破趙軍士卒死傷六衆百姓疲于遠輸國內
空虛楚魏乘虛為交將無以自守且且罷兵王從之後
三年遂欲將白起伐趙起不肯王乃使應侯責之曰楚
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

焚其郊廟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
甚衆君所持不能半而破之伊闕流血漂楸韓魏已服
至今祿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于長
平者已十七八是以寡君願使君持必欲滅之君常以
寡擊衆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是
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諂諛用
事良臣踈斥百姓離心城池不脩既無良將又無守備
故臣得引兵深入兵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人心掠
于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為家以

家以將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願其家各有散心莫有聞意楚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願魏不欲先用其眾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使其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以是之故能^果有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今秦軍破趙軍于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眾繕理兵甲以益其強增浚城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

推休以下死士至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于行伍之間臣民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于會稽之也^時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抗其軍戰必不肯出圖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于郊野必無所得兵久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受未覩其利又病不能行應侯慙而退秦乃使王齕將伐趙楚魏果救之也張儀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信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于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伐王飲陰告厨人曰

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于是酒酣樂取熱啜厨
 人進斟因反斗擊代王殺之肝脇塗地其姊聞之因磨
 笄以自殺故至今有磨笄之山天下莫不聞至漢高祖
 時陳稀以趙相國監趙代邊兵舉兵反上自行至邯鄲
 喜曰稀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吾知其無能為也及稀
 敗上曰代居常山北趙乃從山南有之遠乃立二子為
 代王也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為
 可親守趙具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
 以謝今趙王以入朝浞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

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有

也今王事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

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聽張儀儀歸

報秦燕王使太子丹入質于秦欲使張唐相燕與共

伐趙以廣河間地張唐謂呂不韋曰臣嘗為昭王伐趙

趙怨臣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行不韋不快未有以強

之其舍人甘羅年十二歲謂不韋曰臣請為君行之遂

見張唐曰君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南挫強楚

北滅燕趙戰勝攻取破城隳邑不可勝數臣之功不如

甘羅曰應侯之用于秦孰与文信侯專唐曰應侯不如
友信侯專甘羅曰昔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
十里賜死于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君相燕而不肯行臣
君所死處也張唐惧曰請因孺子行有日矣甘羅又
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遣
之甘羅如趙說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秦乎曰聞之聞
張唐之相燕者乎曰聞之甘羅曰燕太子丹入秦者燕
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無異
故欲攻趙而廣河間地王不如賈臣五城以廣河間臣
請歸燕太子与強趙攻弱燕趙王曰善立割五城与秦
燕太子聞而歸趙乃攻燕得二十城今秦有其十也于
是楚人李斯梁人尉繚說于秦王曰秦自孝公已來周
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侵諸侯盖六
代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其君臣俱恐若或合縱而
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所以亡也願王無愛財賂
其豪臣以乱其謀秦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
王從其計陰遣謀士賚金玉以遊諸侯諸侯名士可與
財者厚遺給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乃使

良將隨其後遂并諸侯天下之士合從相聚于趙而欲攻秦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欲富貴耳王見王之狗于數千百狗為群卧者臥起行者行止者止無相與聞者投之一骨則輕起相呀何者有爭意也今令載五千金隨唐睢并載竒樂居武安高會相飲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相與聞也秦既吞天下患周之敗以為弱見奪于是笑三代湯盪滅古法孔融曰古者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諸諸侯祭公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

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曰祭曰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德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脩告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又不至則脩刑于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伐之脩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而又不至則增脩其德無勤人于遠此古制也削去五等改為郡縣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蕃翼之衛吳陳奮其白楨白

徒木杖也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曆秦不及其數
 國勢然也荀悅曰古之建國或大者監前之弊交
 而通之也夏殷之時蓋不過百里故諸侯微而天子強
 禁紂得肆其虐害紂脯刑侯而醢鄂侯以文王之盛德
 不免于美里周承其弊故建大國方五百里所以崇寵
 諸侯而自損也至于末流諸侯強大更相侵伐而周室
 卑微禍難用作秦承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
 廢諸侯改為郡縣以一威權以專天下其意主以自為
 非以為人也故秦得擅海內之勢無所拘忌肆行奢淫

暴虐於天下然十四年而滅矣故人主失道則天下遍
 被其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漢興承周秦
 之弊故禮而用之然六王七國之難者誠失之于強大
 非諸侯治國之咎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亡
 秦孤立之敗于是割裂疆土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
 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大者跨州
 兼郡連城數十可謂矯枉過正矣然高祖創業日不暇
 給孝惠嚮國之日淺高后女主揖位而海內晏然無狂
 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基者亦賴之于諸侯

也夫原本以末大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
 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賈誼
 曰欲天下之理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則易
 使義國小則無邪心今天下之制若身之使臂之使
 指陛下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其子孫各
 受祖之分地盡而止天子無所利焉又上疏曰陛下
 即下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
 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
 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

敵為隣能自完則足而淮陽之北大諸侯瘖如黑子之
 著而適足以餌大國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之制在陛
 下而今子適足以為餌豈可為萬代利哉臣之愚計愿
 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
 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
 于新蔡都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
 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
 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此萬世之利也臣聞
 聖王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

陛下財幸文帝于是從詎計廼從淮陽王武為梁王界
 北秦山西至高陽德大縣四十餘城從淮陽王喜為淮
 南王撫其人後七國反不得過梁地賈生之計也景帝
 用晁錯之計削吳楚 晁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
 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
 庶弟元王楚四十城 况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
 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雖称病不朝于古法
 當誅文帝不忍因賜机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
 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士人謀作乱逆今

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于
 是漢臣庭議削吳乃削矣武帝施主父之策推恩之
 令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
 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乱急
 則阻其強而合縱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
 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嫡嗣代立餘雖
 骨肉無天地封則人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
 恩分子弟以地侯之被人喜得所願上以得德施寔分
 其國必稍而自弱矣上從其計也景遭七國之乱抑諸

侯減黜其官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仕於諸侯王為左官設附益之法封諸侯過限曰附益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稟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專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蹶角稽首奉上璽紱唯恐居後豈不哀哉及

莽敗天下雲擾隗囂擁衆天水班彪避難從上囂問彪曰往者周失其馭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乃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矣將承運迭與在干一人也願先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矣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根本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而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祚短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動遠近俱發假號雲合

咸稱劉氏不謀同彛方今雄傑傑帶州跨城者皆無七國
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可以知之光武中興
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
世姦宄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則
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難興王室也放命者七臣
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
闡闡守鋒鏑流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
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與於共和襄惠振于晉鄭豈若二
漢階閭整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

惟王莽篡逆之事近隨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
同痛宣世之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
時異雄心挫於早勢耳陸机曰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嘗
全昏主暴君有時比連故五等所以多亂也今之牧守
皆方庸而進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也
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
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或荀
衰陵百度自悖驚官之吏以貨準淮才則貪殘之萌皆群
后也安在其不亂哉及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

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
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己安民良士所希及夫進取
之精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
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
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士眾皆吾民
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上制人欲以垂後嗣
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思膠固之義使其並
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而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
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魏

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姿兼神武之略龍飛譙沛鳳翔
究豫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
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人權均匹夫
勢齊凡勢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
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
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
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
持非所以強幹弱枝脩萬一之慮也時不用其計後遂
凌夷此周秦漢魏立國之勢是以究其始終強弱之勢

明鑒戒焉荀悅曰其後遂皆郡縣治人而絕諸侯當時
之制亦未必百王之治也論曰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
代衰微而諸侯縱橫矣至末孫王赧降為庶人猶能枝
葉相持名為天下共主當是時也楚人問鼎晉侯請隧
雖欲闕周室而見阮諸姬夫起豈無姦雄賴諸侯以維持
之也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此之謂乎
及嬴氏擅場繼周之失廢五等立郡縣君有海內而子
弟為匹夫功臣効勤而干城無茅土孤制天下獨擅其
利身死之日海內分崩陳勝徧袒倡于前劉季提劍興

於後虎嘯龍睇遂亡秦族夫劉陳諸傑布衣也無吳楚
之勢立錐之地然而驅白徒之衆得與天子爭衡者百
思姓乳無諸戾勤王之可憚也故語曰夫亂政虐刑所以
資英雄而自速禍也此之謂矣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
枯朽者易為力今五等深根者也郡縣枯朽者也故自
秦以下迄于周隨隋失神器者非侵弱得天下者非持久
國勢然也嗚呼郡縣而理則生布衣之心五等御代則
有縱橫之禍故知法也者皆有弊焉非謂侯伯無可亂
之符郡縣非致理之具但經始圖其多福慮終取其少

禍故貴於五等耳聖人知其如此是以兢業日慎
一日脩德以鎮之擇賢而使之德脩賢擇黎元樂業雖
有湯武之聖不能興矣况于布衣之細而敢偏袒大呼
哉不可不察

長短經卷第五

長短經卷第六

三國權第十九 蜀吳魏

論曰臣聞昔漢氏不綱網漏充狡袁本初虎視河朔劉
景昇鵲起荊州馬超韓遂雄據於關西呂布陳宮竊命
於東夏遼河海岱王公十數皆阻兵百萬鐵騎千群合
縱締交為一時之傑也然曹操挾天子令諸侯六七年
間夷滅者十八九唯吳蜀蕞爾國也以地圖按之繞四
州之士不如中原之大都人怯于公戰勇于私聞輕走
易北不敵諸華之士角長量大比才称力不若二袁劉

呂之盛此二雄以新造未集之國資逆上不侔之勢然
能撫劍顧眄與曹氏爭衡躍馬指麾而利盡南海何哉
則地利不同勢使之然耳故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
古語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故曹丕臨
江見波濤洶湧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劉資稱南鄭
為天獄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稽諸前志皆畏其深阻
矣雖云天道順地利不如人和若使中材守之而延期
挺命可也豈區區艾濟得奮其長策乎由是現之在此
不在彼於戲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故不盡知用兵之

害則不能知用兵之利有自來矣是以採摭其要而為
此權耶夫囊括五湖席卷全蜀庶知害中之利以明魏
家之略焉

蜀

天帝布政房心致理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以東井南
股距星為界東井南股距星連鉞者是也觜星度在參
右足玉井所銜星是西距星即參中央三星西第一星
是按職方則雍州之境據禹貢則梁州之域方五千里
提封四十郡實一都會也常璩國志云蜀其卦直坤故

多班綵之章其辰直未故尚滋味詩文王文化被于江
 漢之域有文王之化焉秦幽同詩秦蜀同分故有夏声
 云故古稱天府之國沃野千里其有以矣王莽末公孫
 述據蜀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王莽時為導江卒正
 治臨邛及更始立豪強各起其懸以應漢南陽人宗成
 略漢中商人王岑亦起兵于雒縣自称定漢將軍以應
 成述聞之遣使迎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
 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今聞漢
 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

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持真主諸卿欲并
 力者即留不欲者使便去豪傑皆叩頭願效死述于是使
 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益州牧乃選
 精兵千餘人而擊宗成等破之別遣弟恢于綿竹擊更
 始所置益州刺史張忠又破之由是威震益部者也益
 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
 據千里地什湯武若奮發威德以披天隙霸王之業成
 矣今山東飢饉人民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
 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

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鐵之
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隘東守巴郡拒
捍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
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闢秦地南順江
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
于天下而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
歸依述曰帝王有命吾何德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
姓與能者當之王何疑焉遂然之也建武元年四月
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色尚白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

北守南鄭將軍任滿從關中下江州東據扞關于是盡
有益州之地也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
關中豪傑多擁眾歸述其後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
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
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不及此
時推危乘勝以爭大命而返欲為西伯之事偃武息戈
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今漢帝釋關隴之憂
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傑咸居心于
山東發間使招携貳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

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
 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
 潰之憂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人之望未絕豪傑尚可
 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
 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
 而靡今延岑出漢中定二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
 海內震搖莫有大利述以問辟臣博士吳桂曰昔武王
 伐紂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
 左右之助而欲出師于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即曰

今東帝無尺寸之柄驅烏合之眾跨馬陷敵所向輒平

不亟乘時與之爭功而坐談武生之說足効隗囂欲為

西伯也范曄曰援旗糾袂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

以識其風矣終于孤立一隅介于大國隴坻雖隘非有

百二之勢區區兩郡以禦堂之之鋒則知其道有足懷

者所以棲有四方之傑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疊生迴

成喪而為其議者或未聞焉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

坐論西伯豈多蚩也耶述不聽叩許光武乃使岑彭吳

漢伐蜀破荆門長驅入江關岑彭為蜀刺客所殺吳漢

并將其軍入捷為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
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陽武以東諸小城皆降光武戒
漢曰成都十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
與爭鋒若不敢來攻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
乘利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
為營作浮橋使副劉尚將萬餘人屯江南相去二十餘
里光武聞之大驚讓漢曰賊若出兵綴公而以大眾攻
尚破公即敗矣幸本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
到述果使其將謝豐攻漢使別將劫劉尚令不得相救

漢乃閉營三日不出多樹幡播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
兵而尚軍合豐等不覓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
南漢破之斬謝豐于是引還廣都以狀聞光武報曰公
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
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瘦疲困破之
必矣自是漢與述戰于廣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其郭
中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人以配延岑于市
橋偽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
破漢之墮水緣馬尾得出述乃自將攻漢三合三勝自

且及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命壯士突之述兵大敗也軍至成都述出戰兵敗被刺洞胷死夷述妻子焚其宮室光武聞之怒以譴漢曰城降三日吏人服從一旦放兵縱火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乃下詔慰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李育以有才幹擢用之于是西土感悅莫不歸心焉范曄曰昔隨他王番禹公孫亦竊帝蜀漢推其無他自功能而至于後亡者皆以適_邊地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適_邊幅以高深自安昔吳起所以慙魏侯也及其謝群臣

審廢興之命而夫泥首銜玉者異曰談也至靈帝時政理衰缺王室多故雄豪角逐分裂疆宇以劉焉為益州牧焉魯恭王後也時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乃建議故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以焉為益州牧是時涼州賊馬相聚疲役之入數千先殺綿竹令進攻維縣州從事賈龍光領兵數千在犍為遂糾合吏人攻相破之乃選吏迎焉遂領益州牧也焉死子璋立州大吏趙韞等貪璋温仁立為刺史初南陽三輔人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為衆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寬

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趙韙因人情不緝乃結州中大姓
東州人畏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為璋殊死戰斬趙韙時
張魯亦以璋懦弱不承順璋遂自雄于巴蜀也為劉備
所圍遂降備遷璋于公安歸其財寶後以病卒初劉為
豫州牧也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也少言語善下人喜
怒不形於色徐州牧陶謙表先主為豫州牧後謙病使
人迎先主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
內所歸君以州与之陳登曰袁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
今欲為使君合步騎上萬上可以匡主濟人成五伯之

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于竹帛若使君不見聽登亦
未敢聽使君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
塚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
不可追遂領徐州陳登遣使詣袁紹曰夫降灾戾禍臻
鄙州：將殂殞士人無主恐姦雄一旦乘隙以貽盟主
日側之憂輒共奉平原相劉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
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造執
事紹荅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
望也為曹公所破走屯新野時劉表薨諸葛亮既攻琮

荆州可有先主曰荆州臨亡託吾以遺孤吾不忍也荆
州人多歸先主先主曰行十餘里或曰宜速行保江陵
先主曰夫濟大事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何忍弃去習
鑿蓋曰劉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
不失道追景昇之顧則情感三軍志赴義之士則甘與
同敗視其所以結物情豈徒投醪撫寒舍募問疾而已
其終濟大業者不亦宜乎聞諸葛亮躬耕南陽乃三詣
亮于草廬之中屏人言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
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行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

用猖蹶至于今日然意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
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
於袁紹名微而眾寡然遂能剋紹以弱為強者非唯天
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
傳云求諸侯莫如勤王此之謂也此誠不可與爭鋒孫
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代國險而民附賢能為用此可與
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江利盡南海東連吳會
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
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

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卹智能之士思
 明得后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惣覽英雄思
 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嚴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
 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之荆州之軍以
 向宛洛將軍自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箠食
 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時曹公破荆州先主奔吳先主之奔吳也論者以孫權
 必殺之程昱料曰曹公無敵于天下初舉荆州威震江
 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英雄也關羽張飛皆萬

人之敵權必資以禦于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不可得
 殺也權果多步備兵以禦太祖時益州刺史劉璋聞曹
 公征荆州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荆州走先
 主曹公不存錄松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
 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漸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
 于數十年之內矣之于俯仰之傾豈不惜乎是以君子
 勞謙日以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
 卑夫然後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傳福百代何驕矜之
 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也備用亮計

結好孫權共拒曹公於赤壁破之曹公北還權乃以荆
州業備周瑜上疏諫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關羽張飛
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置吳盛
為築室多其美女玩好之物以娛其耳目分此三人各置
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
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非復池
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故不納也龐統
說備曰荆州荒殫人物單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
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人強戶口百萬郡中兵馬

所出畢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
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
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
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受之時固非一
道所能定也無弱吞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
各事定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
備乃使關羽守荆州欲自取蜀時孫權遣使報備欲共
取蜀日米賊張魯君王巴漢為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
璋不能自守若搦得蜀則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

討張魯首尾相運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或說
備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之地可有也主簿蒯
觀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返為吳所乘則大事去
矣備從之距荅權曰益州民富國強土地阻險劉璋雖
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盡忠于操若暴師於蜀漢轉
運于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
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今曹操三分天下有其二將飲馬
滄海現兵于吳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于操使敵
乘其隙非計也權知備意乃止也會劉璋聞曹公向漢

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無敵
于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
君之宗而曹公之深讐也若使之討魯必破魯破則
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迎先主時
黃權諫曰左將軍有梟名今以部曲過之則不滿其心
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太山之安則主
有墨卵之危願且閉境以待河清時劉已亦諫曰備雄
傑人也入必有為不可納也既入已又曰若使備討張
魯是放虎于山林也璋並不聽先主與璋會涪璋既還

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復說備曰陰選精兵晝
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
舉便定此上計也揚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
關頭聞數有機來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
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婦形
此二子俱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
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返還白
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
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初張松法正見備以私

意接納盡其懇懇因問蜀中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
要害松等具為言之又畫地圖處置山川由是盡知益
州虛實先主北列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明年會公征孫權呼先主自救備乃從璋求萬兵及
資寶欲以東行救權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半給備因
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
積帑藏之財而恡于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
得乎乃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使黃忠等
勒軍向璋先主徑至關質諸將士卒妻子引兵從忠等

進到涪據其城璋所遣將皆破敗也即斬懷等自葭萌
南還取璋時鄭度說璋曰左將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
未附野穀是資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人內涪水以西
其倉廩穀野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請戰不
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之而擊之則必禽矣
璋不用度計先主遂長驅所過必克而有巴蜀劉備襲
蜀丞相掾趙雲曰劉備其不濟乎拙于用兵每戰必敗
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國險固四塞獨守之固難
卒并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之死力諸

葛亮達理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閑羽勇而有
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劉備
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主先圖成都數十日璋出降
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
賜將士還其穀帛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曰若事定府
庫百物孤無豫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覓
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易耳但當值百錢
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先
主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

超為爪牙許靜糜竺簡雍為賓友董和黃權李嚴等本
璋之授用也吳壹懿費現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義者又璋
之所排擯也劉已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仕盡
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覓勸也群臣勸先主稱尊號先
主未許諸葛亮曰昔吳漢耿純等勸世祖即帝位世祖
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莫有所望
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
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
族紹世而起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久勤苦者亦望

尺寸之功名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譙周等勸進
云臣父群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
年時有景雲祥風從璇璣下應之此為異瑞又二十
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
天子出其方如迺年太白熒惑鎮星填常從歲星相追近
漢初與五星從歲星其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
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于此州以致季
與時許帝尚存故詳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
見在胃昴胃昴為天網經白帝皇處之衆邪消亡願大

王應天順人速即洪業以寧海內也時曹公拔漢中初
魏太祖破張魯于漢中劉曄進計曰明公北破袁紹南
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懾海外今舉
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
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人心震恐其
勢自傾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孔明
明于治斷關羽張飛勇冠三軍武毅以威之文德以撫
之據險守要不可犯矣今時不取必有後憂太祖不從
居七日蜀降者言蜀中驚擾雖斬之猶不禁太祖又問

曄曰蜀可伐不對曰今以小安不可動也法正說先主
曰曹操一舉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
夏侯淵張郃屯守身處北還此非其志智不逮力不足也
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籌淵命才略不勝國之將率舉衆
往討則必尅之尅之日廣農積穀現覺伺隙上可以傾
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境拓土下可以
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吾時不可失也先
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近漢中正亦從行先主自陽平
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興勢作營淵將來爭其地正

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遂奄有梁漢時魏使夏侯惇林鎮長安蜀將魏延就諸葛亮請兵從襄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以襲長安亮不許魏畧曰夏侯惇林為安西將軍鎮長安諸葛亮於南鄭與群下計議魏延曰聞夏侯惇林少有智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襄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唯有御史京兆太守橫門郎閤與散人穀足用食也此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

而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成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懸絕不如安從祖道可以平取隴右萬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故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為亮謂為怯懦歎恨已才用之不盡也其後吳孫權襲關羽取荊州范曄曰劉備令關羽鎮守荊州吳將呂蒙拜漢昌太守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梟雄有兼并心且居上流其勢難久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將遊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

恭何賴于羽將圖之會羽討樊留兵將備南郡蒙上疏
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
乞分衆還建業以治病為名羽聞之必徹備兵盡赴襄
陽大軍浮江晝夜驅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
擒也遂称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与圖計羽果信之
稍徹兵起樊權遂行遣蒙在前伏其精兵于構腕中使白
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侯盡縛
之是故羽不聞知蒙入據城尽得羽反將士家屬皆撫
慰納約令軍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羽還在道路權

使人與蒙相聞蒙報厚過其使羽使人還咸知蒙問無
恙見待過于平時故羽吏士無閉心皆委羽而降即父
子俱獲初孫權之討羽也遣使報魏云欲討關羽自効
乞不漏露令羽有備群臣咸言密之是宜董昭曰軍事
尚權期于合宜：露其事羽聞權上即當還護其城圖
得速解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持坐待其弊若密而不露交
權得志非計之上也乃使射書于圍中及羽屯內羽猶
豫未去陸遜至破江陵羽走至臨沮為吳將潘璋所殺
先主怒吳伐之敗績還蜀至永安而崩初魏文帝聞備

東下與孫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
曉兵机豈有七百里營可以距敵乎包原隄阻險而為
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權破
備于夷陵書至後主禪即位下詔曰朕聞善積者昌禍
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
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子丕孤豎敢尋亂階
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天下無主則
我帝命殞越于下昭烈皇帝光演文武存復祖業誕膺
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竭靖早世遐俎朕以幼冲繼統鴻

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先戴前緒未有攸濟朕
甚惧焉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今授之以旌鉞
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
夔行天伐除舊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伐其元帥予
其殘人他如詔書律令者也先是吳主孫權請和吳使
張溫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
所以與曹氏通意故屈卿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對
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惧無張老延譽之
功又無子產陳事氏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

伸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温至
 蜀諸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陰昌啟祚于中興成王以
 幼冲隆周德于太平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愬
 百撥于良佐參列星之炳耀遐迩望風莫不忻賴吳國
 勤任旅力清澄江濟願与有道平一字内委心協規有
 如河水使下臣温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不便耻忽
 臣是入達境反即近郊頻蒙勞来以荣自惧蜀使馬良
 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本為良介于孫將
 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道聘繼

好以紹昆吾承帝之勳其出人吉士荆楚之令解于造
 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細以慰持命權大特
 之也丞相諸葛亮慮權聞先主殂有異計乃遣鄧芝脩
 好于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自表請見權語芝曰孤
 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必為魏所乘不
 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士大王
 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
 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曷足
 而立此理勢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贖于魏必上望

六卷
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其不從則奉辭伐叛
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
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時司徒
華歆司空王朗等與諸葛亮書陳天命欲使舉國稱藩
亮不荅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猶德雖處華夏秉
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來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
身為幸滅戒在君子孫而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
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以徒懷
文藻煩勞翰墨大雅君子所不為也又軍志曰萬人必

一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挈卒數萬制四帝定海內況以
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于擬者哉亮死後
魏令鄧艾伐蜀之兵敗後主用譙周策降魏議曰國君
為社稷死則死為社稷亡則亡譙周勸後主降魏可乎
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宣稱天子
而辱于人乎周譙萬乘之君偷生苟存亡禮希喜利要冀
微榮惑矣且以事勢言之理有不可盡何者禪雖庸主實
無桀紂之酷戰雖屢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
守背城一戰自可退次東劔以思後圖是時羅憲以重

兵據白帝霍戈戈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
 嶽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恣收舟楫保據江州微兵南下
 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
 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耶魏師之來塞國大
 舉欲追則舟楫靡資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申有會情
 勢代起徐因思舊之人以改驕惰之卒此昭王所以走闔
 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何為忘：遽自囚虜不堅壁于
 敵人致斫石之至恨哉葛生有云事不濟即亡耳安能
 復為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規古燕齊荆

越之敗或固覆主滅或魚懸烏竄終能建功立業事匡復
 社稷宣曰天助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細譙周之
 言何顏基之能構今名之可獲哉禪既闢主周寔駕臣
 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大夫種不六遠守晉時李特復
 據蜀初特在蜀暴橫晉乃募取特兄弟許以重賞未暇
 宣聞遂不藏李特子驤見書悉改其購云敢斬六郡人
 頭首李任閻趙等及立侯王一人諸官許以重賞六郡
 人見之大駭遂並反歸特益州牧羅尚遣隗伯攻李雄
 于郫城迭有勝負冬十月雄與朴泰金鞭之流血令泰

佯得罪奔尚欲為內應尚信之以兵隨秦雄內外擊之
大破尚軍雄乘勝追躡夜至城下因稱萬歲誑尚城中
云已得郫城尚信之開少城門雄軍得入尚遂遁走遂
剋成都稱王也晉桓溫滅之至朱義熙中譙縱又殺益
州刺史毛璩于成都稱成都王初毛璩使任約赴義軍
軍至枝江會劉毅敗約奔桓振璩聞約奔桓振也自
將兵三千由外水下譙縱為之參軍使將梁州兵五百
人從內水發梁州人不能東遂推縱為主反攻涪城剋
之璩聞難作自略陽城步還至成都為縱黨所殺也宋

使朱齡石滅之此蜀國形也議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
則吳亡信乎陸士衡曰夫蜀蓋蕃援之與國而非吳人
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
川隘流迅水有驚波之難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
夫舳舻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譬之長
蛇其勢然也故黃權稱曰可以社難以反此兵之桂地
也古云夫道狹路險譬如兩鼠聞于穴將勇者勝也

吳

丑為星紀吳越之分上應斗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今

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陸陸六安臨淮皆吳之分野今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海皆越之分野
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強
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國有道則後服無道則先
叛故傳曰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為上國之患非一
日之積也漢高帝時淮南王英布反布都六安今壽州
是也反書聞上召諸將問布反為之奈何汝陰侯滕公
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可問初滕公問令尹令
尹曰是故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賞之南

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
殺韓信此三人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故反耳上
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恠也使布出于上
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于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
于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中下計令尹曰
東取吳蘇州是也西取楚荊州是也并齊取魯齊青州
魯兗州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也議曰合從
山東為持久之策上計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
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

議曰長驅入洛合從山東以決一朝之戰中計也何謂下計東取

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

事矣議曰自廣江表無窺中原之心下計也桓譚新論

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遂

基疏張置以會圍因而伐之或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

相絕遮道以爭便求利故勝敗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

守邊隅趨作罪以自生于小地然亦不如蔡薛公之言

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

云取吳楚并齊韓魏塞成臯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

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北守邊隅趨作罪

者也罰音為卦反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

上曰何為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鬪山之徒

也自致萬乘之國此皆為身不顧其後為萬世慮者故

曰出下計上曰善果如策乃封薛公千戶也是後吳王

劉濞以子故而反初發也其大將祿田伯曰兵屯聚而

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奇兵五萬人別循江淮

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

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亦且反王吳

王不許其少將桓將軍復說吳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
 險阻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宜
 弃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教倉之粟阻山河之險以令
 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
 漢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問諸老諸老此年
 少推鋒之計耳安知大慮吳王不從桓將軍之計乃自
 并將其兵漢以大尉周亞夫擊吳楚亞夫用其父客計
 遂敗吳客計在霸紀之上淮南王劉安怨望其父厲王
 長死謀為叛逆問伍被曰吾舉兵西向諸侯必有應者

即無奈何被曰南收衡山衡州以擊廬江廬州有潯陽

之船守下雒之城在江夏縣名也結九江之浦絕豫章

之口洪州是也強弩臨江而守以禁東郡之下東收江

都揚州也會稽越州也南通勁越屈強江淮間猶可一

舉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未得發會事泄誅至後漢靈

獻時閹人擅命天下提契政在家門何進謀誅閹宦太

后不從進乃召董卓詣京師以脅迫太后密令卓上書

曰中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陽興晉陽

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輒鳴鐘如洛陽討議等罪卓未至

進敗及卓到遂廢立天下亂矣議曰家門大夫也時長
 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袁術得據其郡堅與術
 合縱欲襲奪劉表荊州堅為流矢所中死初劉表據荊
 州也聞江南賊盛謂蒯越等曰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
 焉出對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理者義不足也
 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趨下向患不附袁術
 勇而無謀宗賊貪暴為下所患若示之以封必以衆來
 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人有樂存之心必襁負而至兵
 強士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

至無能為後果然孫堅死子策領其部曲擊揚州刺史
 劉繇破之因據江都東策聞袁術將欲僭號與書諫曰昔

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宮
 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然而河北異謀於黑
 山曹搆毒被于東徐劉表僭亂于荆南公孫叛逆于朔
 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
 恤莞然有自取之志惧非海內企望之意若成湯討桀
 猶云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主者雖有
 聖德假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

于天下徒以幼小脅于強臣異于湯武之時也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効忠節以報王室術不納策遂絕之策聞魏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囊許未濟為許貢客所殺初策有是謀也眾皆惧魏謀臣郭嘉料之曰策英雄豪傑能得人死力然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于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于匹夫之手果為許貢客所殺也策死弟權領其眾時吳割據江南席卷交廣也屬曾公破紹兵威日盛乃下書責孫權求質張昭等

會議不決權乃獨將周瑜詣其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于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于郢遂據荆揚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沈沉舟舉帆朝發夕到土風勁勇所向無前有何逼迫而欲送質于子一人不得不與曹氏曹氏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與徐觀其變若曹氏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

必將自焚齧勇枕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遂不送質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董襲等問曰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人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襲等為爪牙此地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也後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初劉表死魯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吾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人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軍中

用事者說劉備使撫養表衆共操拒曹操肅未到琮已降也曹操得其水軍船步卒數十萬吳將士聞之皆恐孫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艦閉檻乃以千數操悉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吾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為大計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之雄才兼仗父兄

之裂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精兵足用英豪樂業尚當
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
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
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決勝負于舟楫可也今北土既未
安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搃後患且捨鞍馬杖舟楫與
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
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
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
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

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
唯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
天以君授孤也時權軍柴桑劉備在樊曹公南征劉表
會表卒子琮舉衆降先主不知曹公卒至、宛乃聞之
遂率其衆南行為曹公所追破劉備至夏口諸葛亮曰
事急矣請奉命求救孫將軍遂見說曰將軍起兵江東
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雉
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振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
道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與吳越之衆與中國

爭衡不如早与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
 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
 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
 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
 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
 乃天也安得復為人之下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
 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
 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
 敗于長阪阪今戰還者及關羽所將精甲萬人劉琦合江

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騎
 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
 也故兵法忌之日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人不習水戰又
 荊州之人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命猛
 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
 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之敗之机在于
 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魯肅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
 也周瑜等水軍三萬與劉備并力距曹公用黃蓋火攻
 策遂破曹公于赤壁初一日交戰曹公軍破退引次江

北瑜等在南岸瑜步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与持久
 然現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
 閉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
 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蓋又豫便走舸各繫火船後曰
 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走預現望指言蓋降去北軍
 二里餘同時發火之烈風猛船去如箭飛埃絕焰燒尽
 北船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烟焰漲天水馬燒溺死者甚
 眾瑜率輕銳尋係其後雷鼓大進曹公番曹仁等守江
 陵徑自北歸周瑜又進南郡与仁相對仁遂退也曹公

敗徑北還權遂虎視江表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
 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破取虜憂腹心未能与
 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即蜀得蜀而并張魯
 留奮威固守其地好与馬超結援瑜將軍據襄陽以滅
 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會瑜卒不果也初周瑜薦魯才
 宜佐時權即引肅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
 父兄遺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
 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
 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

室不可復與猶曹操不可卒除將軍為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規天下之量規模如此亦自無嫌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及是平一江濟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議曰陸士衡稱孫權執鞭勒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謀士之策屏氣弱脊以伺子明之疾分損滋味以育凌統之孤是以忠竟盡其能志士咸得肆力而帝業固矣黃石公曰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

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骸以骸降心以心由此規之孫權執鞭勒躬體降者也披懷虛己心降者也善終今始不亦宜乎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白濡須濡須督朱桓破之初曹仁欲以兵襲取中州偽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赴羨決既發卒而仁奄至諸將業各有惧心桓喻之曰凡兩軍各戰勝負在將不在眾寡諸軍聞曹仁用兵孰與桓耶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眾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

步涉人馬疲困桓與諸將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林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果遣子泰攻濡須城分遣諸將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泰等退桓遂彙其諸將也七年又使大司馬曹休騎十萬至皖城迎周魴欺之無功而返吳鄱陽太守周魴譎誘曹休近魴至皖城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邊于一戰朱桓進計于元帥陸遜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必走之道當由夾石桂車此兩道地皆阨險若

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必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効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窺許洛此萬代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以議遜以為不可故計不施行也至權薨皓即位窮極淫侈割剝蒸人崇信姦回賊虐諫輔晉世祖令杜預等伐吳滅之議曰昔魏武侯浮西河顧謂吳起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仁政不脩湯放之由此觀之在德

不在險今孫皓席父祖之資有天阻之固西距生硤東
負滄海長江判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地方幾萬里荷
戟將百萬而一朝弃甲而縛于人則在德之言為不刊
之典耶對曰何為其然陸机云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
玄曰亂不極則理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不如地利易
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
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
孫卿所謂捨其參者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委敬曰周之
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其德薄也刑勢

弱也由此觀之國之興亡亦資險云非唯在德而已矣
至晉永嘉中元喪亂晉元帝復渡江王江南宋齊梁
陳皆都焉事在霸紀上也此吳國形也

魏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弱守在諸侯當漢之季姦
臣擅朝九有不澄四郊多壘雖復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然皆包藏禍心各圖非冀魏太祖略不世出靈武冠時
值炎精幽昧之期逢風塵無安之世瞋目張膽首建義
旗時韓暹揚奉挾獻帝自河東還洛陽靈帝崩太子辨

即位并州牧董卓入朝因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以
董卓為太師遷都長安司徒王允誅卓准將郭汜李儼
圍長安城准陷殺王允後李儼准與郭汜准有隙儼質天子
于其家儼准將楊奉謀殺儼准事泄准叛儼准衰弱天子乃得
出奔楊奉欲以天子還洛陽郭汜追天子于弘農曹陽
奉等敗殺公卿略盡天子渡河都安邑以韓暹為征東
將軍持政還洛陽洛陽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太祖迎
天子都許韓暹奉出奔也各太祖議迎都許或以為山東
定未不可苟或勸太祖曰昔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景

從高祖東伐為義帝編素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
首唱義兵以山東擾亂未能遠離也然猶分遣將帥
蒙險通使准雖禦外難乃心無不任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
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
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
雄傑大略也挾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
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
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至洛陽奉天子都許維其施系
紉其贅旒俾吾漢家不失舊物矣于是運籌演謀鞭撻

宇內北破袁紹南虜劉琮東舉公孫康西夷張魯議曰

劉表諸傑雖中間自有吞并乃楊雄所謂六國強之為

羸弱姬者也并吞雖眾遠所以為吾奉也九州百郡十

并其八志績未究中世而殞曹操字孟德少机警有權

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知奇也唯喬玄異

焉謂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

在君乎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軍頓兵黑山賊于

壽等攻東武陽太祖引兵西入山攻壽等本屯諸將皆

以為當還自救太祖曰昔孫臏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

西安而攻臨菑使賊聞吾西而還是武陽自解也不還

我能敗虜家虜不能敗武陽必矣乃行壽聞之棄武陽

還太祖要擊大破之初逢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袁

尚袁熙依之及太祖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

擒也公曰吾方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

軍自柳城還康即斬送尚熙首諸將問曰公還而康斬

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

自相圖其勢然也太祖攻吕布于下邳不投欲還荀攸

曰布勇而無謀今三軍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為主

曰布勇而無謀今三軍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為主

曰布勇而無謀今三軍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為主

曰布勇而無謀今三軍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為主

曰布勇而無謀今三軍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為主

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官有智而遲今及布氣未復官謀
 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決沂泗灌城、潰生禽
 布袁紹將文醜與太祖戰荀攸勸太祖以輜重餌賊、
 遂奔之陣亂斬文醜太祖于袁紹相持于官渡時公糧
 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或曰紹悉眾聚官渡款與公決
 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
 大机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人夫以公之
 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雖少未若楚
 在荊陽成臯時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公

今十分居一之眾盡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
 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又紹
 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縱來奔說太祖襲紹別屯熅其
 糧穀遂破紹張繡在南陽與荊州牧劉表合太祖征之
 謀臣進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而食于表
 表不能供也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離太祖不從征表
 果遣兵救繡太祖兵敗三年春太祖還許繡兵來追太
 祖軍不得進與荀彧書曰賊來追我雖日行數里吾策
 之至安眾破之必也果設奇伏攻破之公還許荀彧問

前何以策賊必破對公曰虜邊歸師與我死地戰吾是以
知勝而平虜先殺其郡守以叛諸將欲擊之張既曰唯
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人羌胡必
謂官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特著此為虎傅翼也光等
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所虜獲者皆
以俾外阻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
為光等所誤者厚之能斬城師送首者加封于是光部
黨斬送光者首此九州百郡十并其八之大略也夫能扶
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

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得天下之福董昭等欲共
建曹公九錫備物密訪于荀彧一不許操心不平遂殺
之范曄論曰世之言荀君通塞或過矣常以中賢以下
遂無求備智算有所研踈原始未必要終斯理之不可
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甕兩國被非薄于人
而欲之盖有全必有衰也斯又功之不可無者矣方時
運之遷非雄才無以濟其弱功高勢強則皇器自移矣
此又時之不可並也盖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人
之義也曹氏率義撥亂代載其功至文帝時天人與能

矣逆受漢禪劉若勸進曰臣聞符命不虛見衆心不可

違故孔子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下地日月輕

去其萬物也是以舜享天下不拜而受今火德氣盡炎

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哲受命既固光天

之下神人同應雖有虞之儀鳳周之躍魚方之今事未

足為喻而陛下違天命以歸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

誤皇穹乃眷之旨中忘聖人違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

之望非所以揚聖道于高衢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垂無窮之懿勳也臣等敢之道奉上有

以死請大史丞許芝又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義逆鱗固爭之

以成己日見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皇受命之符

瑞最著明也又曰聖人以德親比天下仁恩洽普麒麟

以成日已見厥應聖人受命臣聞帝王者五行之精易

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百二十年為一軌有德者過于

八百無德者不及四百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

家四百數十年漢行夏政迄今四百二十六歲天之歷

數將以盡終此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瑞也夫得歲星者歷

道始與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

秦五星聚于東井有漢之分野也今茲歲在大梁有魏

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並集來臻伏惟殿下翫堯舜之
 盛明應七百之禪代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謹以上聞給
 事中蘇林等又曰天有十二次以為分野王公之國各
 有所屬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受命諸侯以封周
 文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
 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野
 也昔光武十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為特討黃巾建
 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
 拜丞相今二十五年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

周文王受命相應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亦以土德承
 漢之火于行運會于堯舜之次陛下宜改正朔易服色
 正大號天下甚幸王室雖靖而二方未賓乃問賈誼曰
 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
 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
 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
 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机見
 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平也用兵之道先勝
 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權備對雖

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
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果無功三苗國今
岳州是也蜀相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距之
詔宣王但堅壁距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
久停則糧盡虜掠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
勞全勝之道亮送婦人衣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
杖節不許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寢食及事繁簡不及
戎事使荅曰管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啖食至數升宣
王曰亮斃矣尋果卒也至甘露元年始以鄧艾為鎮西

將軍距蜀將姜維之軍敗退守劍閣鍾會攻維不能剋
艾乃上言曰今賊挫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
陽亭趣涪出劍閣西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
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
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攻其不備出其不意
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
七百餘里鑿山通道山高谷深艾以氍自裹裹推轉而下
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將諸葛瞻
自涪還綿竹列陣待艾遣子忠等出戰大破之斬瞻

進軍到雒縣劉禪遂降後主用譙周策奉璽書于艾曰
限以江漢遇值深遠階緣蜀土計絕一隅于運犯冒漸
再歷載每惟黃初中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
戶大義炳然而一不德聞者貪竊遣諸僥仰累紀未率大
教既震人鬼歸能之數威佈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
順以從命艾大喜報書曰王綱失道群英並起龍戰虎
爭終歸真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建漢
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矣隗囂憑隴而

亡公孫據蜀而滅斯實前代覆車之鑒聖上明哲宰相
忠賢將比隆黃軒侔功社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
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乃天意也昔微子歸周實為
上賓君子豹安義存大易來譬辭謙沖以禮舉典櫬此皆前
哲歸命之典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
見王者之義乎後主至洛陽策命之為安樂公曰蓋統
天載物以咸寧為大先宅天下以時雍為盛乃者漢氏
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弘濟人極是用應天
順人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群傑虎爭九服不靖乘間

阻遠保據庸蜀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思在綏輯四海
爰整六師曜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應机豹受履信思順
以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欵往欵哉其祇服朕命克廣
德心以終乃顯列初晉文王欲遣鍾會伐蜀即第曰
今鍾會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餘人
文王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若滅蜀後如卿所慮當何
能辦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
存心胆已破故也若蜀已破遺人震恐不足與圖事中
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族耳會果

與姜維反魏將士憤發殺會反維也至宋末譙縱復竊

蜀宋劉裕使朱齡石伐蜀聲言從內水取成都敗衣羸

老進水口譙縱果疑其內水上也議曰內水涪江也悉

軍新城以待之乃配朱齡石等精銳運從外水議曰外

水涪江也若中今維縣水是也直至成都不戰而禽縱

事具霸紀上此滅蜀形也魏嘉平中孫權死征南大將

軍王昶征東大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征吳

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對曰昔夫差勝齊

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蘓之禍齊閔辟士兼國開

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者不必善終古事之
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山亢已極
相國宣文王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達宏圖大舉之策
今權已死託孤于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虛政民免
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惧雖不能終自保
完猶足以延期挺命于涇江之外矣今議者或欲汎舟
經濟橫行江表或欲倍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強
場觀釁而動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然施之當机則功
成若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

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返守若羅船津要堅城清野
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
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奪之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
也今賊設羅落又將重密間謀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
耳目投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嶮此為晞幸邀功先
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大佃最差完牢兵
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釁討襲無遠
勞弊此軍之急務也夫屯壘相逼巧拙得用策之而知
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情偽將焉所逃夫

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變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之謂也然後盛眾厲兵以振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永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措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橫行匈奴李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之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

輔相賢智法明士練錯計于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墮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百一不全之略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逼之計最長時不從假言詔昶等征吳：將諸葛恪距之大敗魏軍于關東魏後陵夷禪晉太祖即位 昶等敗朝議欲敗黜諸景王曰我不許公休以至此我過諸將何罪時雍州刺史陳泰討胡又敗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留之責于是魏人悅穆思報之也至世祖時即晉武帝也

羊祜上平吳表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
海內得以休息北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
更與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猶人而成不一大舉
掃滅則衆後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為之
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
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後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
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議者常言吳楚
有有道後復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
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

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敵者同力足以自固苟
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
也蜀之地非一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東馬懸
車然後能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
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
漢中諸城皆為樓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
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
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于劉禪吳越之
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于前世資儲器械盛于往

時今不于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
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
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
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
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脩皆急已漢竒兵出
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地
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
情任意与下多忌志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
皆畏逼而至臣疑于朝士困于野無有保勢世之計一定

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
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
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地則長江非復所
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
吳人戰於其地有馮城之心如此軍不逾時刻可必矣
帝深納焉乃令王濬等滅吳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矣時
吳王皓有兼上國之心使陸抗為荊州牧晉使羊祜与
吳人相持祜增脩德政以懷吳人每与戰必剋日而後
合間謀掩襲並不為若臨陣俘獲軍正將斬之祜輒曰

此等死節之臣也為之垂涕親加殯給其家迎喪者必厚為之祀而歸之吳將有來者輒任其所適若欲返吳必為祖道吳將有二兒皆幼在境上戲為祐軍所略經月其父謂之已死發喪祐親自免勞供養遣歸父後感其恩德率眾二千來降于是陸抗每告其眾曰此專為義被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稱曰羊叔子雖樂毅諸葛亮何以過之陸抗將士言于吳王皓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處在上流受敵二境臣父適昔垂沒陳言西陵國之西門如其有虞當舉國

爭之臣愚以為諸侯王幼冲未掌事乞簡閱一切以輔疆場晉南征大將軍羊祜來朝密陳伐吳之計使王濬治船于蜀方舟百餘步皆為城郭門施樓鹵首畫柁數以俱江神容二千餘人皆馳馬往還及柁流于吳建平太守吾彥取其流柁以吳吳王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吳王皓不從彥乃輒為鍤鎖加之錐刺以斷于江阻于吾也濬聞之乃為大筏縛草為人伏習流者下施竹炬以碍鎖錐乃與師果如濬策勿之患也太康元年安東將軍王渾擊橫江破

之龍驤將軍王濬克建平丹陽二城杜預又分遣輕兵
八百乘簞舫潛渡江上樂鄉岸屯巴山多張旗幟起火
山上出其不意破公安時諸將咸謂百年之寇未可全
尅且春水方生難于持久宜待來冬更克大舉預喻之
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
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耳抗表論之上深然焉吳遣
張悌沈瑩濟江瑩謂悌曰晉作戰船于蜀久矣今傾國大
動萬里齊起並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
有戒備恐邊江諸城莫盡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于此

宜奮力待來一戰若破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
取也今度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張悌
不從遂濟江盡衆來逼王師不擾其衆退而兵亂晉軍
乘之大破吳師吳王皓乃降于濬戍卒八萬方舟鼓譟
入于石頭皓面縛舉櫬濬焚櫬禮也賜皓爵為歸命侯
至晉惠庸弱胡亂中原天子蒙塵播遷江表當時天下
復分裂矣出入五代三百餘年隨文帝受圖始謀伐陳
矣當問高頴取陳之策頴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
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賊

必屯兵堅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
如此賦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吾乃濟
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
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其脩立復更燒之
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陳人益弊後發兵
以薛道衡為淮南道行臺尚書兼掌文翰及王師臨江
高頴召道衡夜坐幕下因問曰今師之舉克定江東以
不君試言之道衡荅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
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群雄競起

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吞并永嘉南
遷重此分割自尔已來戰爭不息否終斯奉天道之恒
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
以運數而言其必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止自古興
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
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剋二也為國之弊
在于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
事尚書令江摠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
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剋三也我有道而大被

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援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剋四也席卷之北其在不疑頽忻然曰君言成敗理甚分明吾今豁然也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至此也遂進兵虜叔寶此滅吳形也議曰昔三國時蜀遣宗預使吳預謂權曰蜀士雖云隣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仗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况乎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

合縱之計而秦人卒并六合囂述營輔車之謀而先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漢之比莫能相救坐視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周而離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誦哉由此觀之為國之本惟道義而已君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有矣夫自隨開皇十年庚戌歲滅陳至今開元四年丙辰歲凡一百二十六年天下一統論曰傳稱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又曰大都偶國亂之本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良有以也何者賈生有言臣竊跡前事

夫諸侯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因梁則又反黔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數千戶耳功小而最完勢疎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千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亦可知已欲諸侯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則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

此規之令專城者皆提封千里有人民焉非特百里之資也官以才居屬非肺附非特母親之疏也吳據江湖蜀阻天險非特山海之利也跨州連郡形表壤制非特偶國之害也若遭萬世之變有七子之禍則不可諱有國者不可不察魏明帝問黃權曰今三國鼎峙何方為正對曰當以天文正之往年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二國主無事由是觀之魏正統矣

夫諸侯大抵強者笑其弱陰王其最微則最危又諸侯
 倚則則又反實而國越資則又反強而國越弱則又反弱
 二國在無事由是勝之敵五然矣
 五勝曰當以天文五之卦平樂德中以而文帝前是實
 國昔不可不察 故周帝問黃龍曰今二國得孰可守
 國國之害也若置諸世之變前以七十二國則不可勝在
 晉即天劍非執山岳之師也此也此也此也此也此也此也
 晉山官以本有國非報非執非勝之師也吳越以地
 長短經卷第六 昔者對使千里有人以言非詳百里之



